# 爱的呼声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生活一直过得空虚寂寞，无聊透顶了，想不到在一次外出旅游中，与他巧相遇

而结下孽缘。既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使我结束了寡妇生涯。

一年多前，丈夫因得了脑肿瘤不治而撒手西归了，当然使我悲痛而沮丧了一段日子。幸好丈夫留下

了不少的财产，生活无虑，也算是减去我不少的忧虑和心事。

由于生活过得太单调、太寂寞，婆婆劝我不妨到旅行社去报名，参加团体旅游。读高中的女儿以及

读国中的儿子，也都叫我出外去散散心、解解闷。于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出去旅游一趟。

我和他是在这个团体中游览车上认识的，由于我俩的座号在同一排，我的座位是靠窗口边，他的座

位是靠走道这一边。他很有礼貌的自我介绍说，他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企业公司任职，这次是他在公司服

务满一年后的特别休假日，所以单独一人出来旅游一番，畅解一下一年下来的工作紧张及疲劳的身心。

我看他的外表，长得蛮英俊健壮很讨人喜爱，是个相当成熟的年轻人。我一个人出来旅游，觉得怪

孤单的，有个年轻的异性和我聊聊天，也不赖嘛！于是我俩成了忘年之交的好友，并肩坐在游览车上，

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欣赏车外沿途的风景。

他谈吐风趣，使我对他又增加了一份好感。

他姓温名建国，现年二十七岁，单身未婚。

而我呢！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寡妇，我俩相差了十六、七岁之多。但是冥冥之中好像和他有「缘」似

的，使我一颗快成古井无波的心田，突然之间起了阵阵涟漪，春心荡漾而下体私处，都骚痒濡湿了起来。

这一种莫明的感受，使我不由自主的－刹时心中激起了勾引他的心意，作为我的入幕之宾。让我嚐

试一下年轻力壮的男性那种青春活力十足、热情、狂放、粗犷、骠悍的劲道，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有什

么不同的情趣？反正我已经为丈夫守了一年多的寡了，也对得起他啦！我的下半辈子还有一段不算短的

日子要活下去，若是再这样寂寞空虚的苦守下去，我实在无法忍受啦！

俗语说：「三十还好过，四十最难熬，五十更要命。」这是形容妇女在这个年龄的期间，一旦失去

了另一半时，是最难受、最难熬的时刻。这个形容，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是夸大其词，不予采信。但是，

凡是嚐过性生活十多二十年的已婚妇女，一旦突然断却，那种痛苦之情，决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的，所能

感受到的。

当然，夫死守寡而终的妇女不是没有，但是她们下了多大的决心和耐力，忍受了多少个被性欲煎熬

的痛苦和折磨之夜，这不是每一个做寡妇者，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忍受得了的。

我，就无法做得到，无法忍受得了。因为我的血液中，天生就有那热情、豪放，以及潜伏着淫荡、

欲强的因子。若长时间没有男性的抚慰，一定会饥渴，乾枯而死去。如其这样被折磨煎熬而死去，真是

毫无价值，倒不如放开胸怀，好好的去享受一番。

当天晚上我俩不参加其他的人一起团体行动，而同住在一家旅馆里。他提议在他的房间里面吃晚饭、

喝酒、聊天，我欣然答应他的安排啦！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啊！我想——我俩同住在一个房间内，别

人不知道会把我们两个人看成了什么关系啦！以我俩的年龄及外表来看，真像一对「母子」呢！管它的！

人家要怎么看、怎么想，随他们去吧！

我俩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聊天，说真格的，这是我自从丈夫逝世一年多以后，和异性接触，最快

乐，最开心的一次共餐时刻，使我有一种心花怒放，而沉醉在少女时代，谈情说爱之感。直到两人酒足

饭饱，都有了微微的醉意为止。

「阿姨，我今天好开心、好快乐，想不到会在旅游中遇见了妳，不但使我在这个形单影只的旅游中，

有了一位好伴侣，而且还一见如故，谈得很投契，真谢谢妳，使我减除了旅途中的寂寞和无聊，更谢谢

妳陪我吃饭、喝酒、聊天。」

「温先生！请你别客气，该谢的应该是我，让你破费请我吃饭、喝酒，还陪我聊天，同样的减除了

我的旅途中寂寞与无聊。」

「好了，好了，我们都不要客气了，妳是长辈，是应该好好招待妳的。」

「你看你，叫我不要客气，而你呢？反而更客气起来了。」

「对不起，算我说错了，好吧！」

「嗯，这还差不多！」我多少有点故作小女儿态撒娇的说。

「阿姨！妳怎么也是一个人出来旅游呢？妳的先生和小孩为什么不陪妳一起旅游呢？」

「我的先生得了恶性脑肿瘤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我因为在家里实在太寂寞无聊，才参加旅行团，出

外散散心解解闷，两个孩子都要上学，无法陪我，所以才一个人出来玩。」

「哦！原来如此，对不起，阿姨！提起了妳伤心的往事。」

「没关系，人都已死了一年多了，伤心也伤过头了，再也没有什么好伤心的了，有道是：『死了死

了，一死百了。』什么都了啦！这个世界是活人的世界，不是死人的世界，我们活着的人，有权利去享

受那美好的人生。小弟！你说是不是？对不对？」

「阿姨说的对极了，我也是有同感。人生在世，也只有短短数十年的生命好活，若不好好享受、享

受，真是辜负了到这个花花世界白来一趟。实在是个大傻瓜、大白痴，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连一点享

受都没有，那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你下班后，又作何消遣呢？」

「我下了班之后，大多数的时间都呆在租赁的公寓里，看看电视或是书报杂志，有时候也去看场电

影，或是喝两杯来打发无聊的时光而已。」

「你为什么不邀约你的女朋友，出去散散步、谈谈心呢？」

「阿姨！我还没有女朋友啦！」

「什么？你还没有女朋友？我不相信，就凭你那么英俊潇洒，健壮挺拔的外表，再加上你又是大学

毕业的条件，还会交不到女朋友吗？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

「真的，我没骗妳，阿姨！我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经济基础一点都没有，家里环境也不太

好。我是长子，弟妹又多，所以每月的薪资都要寄一半回家去贴补家用，像这次旅游的费用，是得到了

工作特优的奖金，才能成行的。交女朋友处处都要花钱，我除了寄一半薪水回家之外，剩下来的不多，

还要租房子和生活费，那有馀钱去交女朋友呢？反正我还年青，再过几年，等经济情况好一点，再交女

朋友也不迟嘛！」

我听了他的一番解释，心中不觉兴奋莫明，原来眼前这个大男孩，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很可能他还

是个『处男』也说不定。原本已动了春心的我，再加上刚才喝下肚去的酒精依然潜伏在体内血液中所刺

激之影响，使我胆子也大了起来，而毫不犹豫，也毫无遮拦，明显而露骨的问道：

「小弟！照你这样说，你从来都没有和女人接触过，也从来都没有嚐过女人是什么滋味吗？」

「是的，阿姨！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女人，更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今晚还是第一次和阿姨吃饭、

喝酒、聊天呢！」

「真的？你没骗我？」

「是真的，信不信由妳，阿姨，妳是不是女人哇！」

「阿姨当然是女人嘛！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从来也没有看过女人赤裸裸的身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阿姨让我看看，好吗？」

「……那多难为情，而且——阿姨的年纪也不轻了，身材曲线不像少女那样窈窕、漂亮好看啦！」

我嘴里虽然这样说，其实，我心里早就想嚐嚐这位『在室男』的异味啦！

「无所谓嘛！阿姨，让我看看嘛！」

「不行啊！我不好意思嘛！」

「那么我的给妳看，妳也给我看，好吗？」

「好吧！」我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其实我是用『欲擒故纵』的手腕。事实上，我已经一年多不

曾看过及玩过男人的『肉棒』了，很想看看他的那个长的是否如我的心？称我的意？

他一听我答应了，满心欢喜地匆匆将衣裤脱得光溜溜的，赤身露体站在我面前，他那个粗长硕大得

好像快要爆炸似得，真没使我失望。大龟头似小孩的拳头那么大，紫红发亮，粗粗的血管都很明显地突

了出来，整条阳具高翘勃起，几乎要顶到他的小腹上啦！

「哇！我的妈呀！」我不觉暗叫一声，好雄伟、好硬挺、好粗长、好硕大的一条『大肉棒』，这也

是我梦寐以求，所期望的好东西。好宝贝！真的被我祈求到了，使我不由神往地伸出手来，将它一把握

住。

「哇…！」好粗、好硬、好烫，我的小手几乎握不住它。试了试它的长度，「乖乖隆的咚」，少说

也有八寸以上，我再用手拨它一拨，不动，直挺挺地，好硬，好似铁棒一样。不！铁棒虽硬，但是冰冷

的。可是它却是又硬、又烫、好似烧红了的铁棒一样，有生命有活力的。

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胸腔来了，两眼一眨不眨的盯着他那条高高翘起的大肉棒，真想不到他的阳具

会那么「壮观」，比我那死鬼丈夫的，足足粗长了一倍。心中不由一荡，两手一齐捧着那条「大棒槌」

抚弄一番。那个肉团上的沟棱，那上面的倒刺棱肉，又厚、又硬，真像一颗大草菇顶在上面似的。我真

有点爱不释手，于是我蹲了下去，将脸凑了上去，把它放在我的面颊上，来回的摩擦起来。

「阿姨！我的已经给妳看啦！妳怎么还不给我看嘛？」

「我——我——会害臊嘛！」

「那不公平，我的已经给妳看到了，我都不害臊，妳还害什么臊？妳再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也不给

妳看了，我要穿衣服啦！」

「好嘛！小冤家，阿姨就给你看吧！」我不得不给他看了。

于是，我站起身，把衣物脱到一丝不挂。他目不转睛地一直看着我赤裸的胴体，以及两腿之间，我

那个浓黑的草丛中。

我也凝视着他的下体，发现他的阴茎更勃起、高翘、硬挺，好像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

温建国也被眼前这一位中年美妇人，她那一身丰腴雪白性感成熟的胴体，看的目瞪口呆啦！

「哇！」好一副性感迷人的娇躯，真是娇艳美丽，好似一朵盛开怒放的鲜花一样，耀眼生辉，好一

副上帝的杰作。一双雪白肥大高挺的乳房，褐红色如葡萄般大的乳头，艳红色的大乳晕，平坦而略带有

细条灰色皱纹的小腹，深陷的肚脐眼，大馒头似的阴阜上，生长着一大片的阴毛，又浓又黑的盖住了整

个阴阜，看不到底下的风光。

「阿姨！我看不清楚嘛！让我看仔细一点，好吗？」他说着，用力将我的两腿要分开。

我叫了起来：「啊……不……不要……」

他不管我的叫喊，双手把我抱了起来，放躺在床上，随即他也上床来，采用６９的姿势，互相欣赏

玩弄着对方下体的「私有物」。

「阿姨！我要好好的仔细的欣赏欣赏妳那个大肥穴一番不可。」

「啊！真羞死人了……难为情死了……没什么好看的……你……你……不要看嘛……」

「有什么好羞的，房间里又没有别人，阿姨！别难为情嘛！把腿张开些，让我看仔细一点嘛！拜托！

拜托！」

我实在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他：「好吧！随你看吧！」双腿跟着分开，而且分得很开，让我那神秘

的「私有物」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了。

他高兴地笑了，把脸凑向我两腿之间，用双手将我那浓密阴毛下的两片「花瓣」轻轻地拨了开来。

他不但将「花瓣」拨开，而且还不停在抚弄着它以及浓密的毛丛，使我浑身颤抖而起了鸡皮疙瘩。

我一方面觉得多少有些害羞，一方面也感到兴奋莫名，看他脸上的表情，知道他和我是一样的兴奋，

只见他不停的喘着气，那热热的气息，一直呵喷在我的阴阜上。

「小弟！把你的东西让我也看仔细一点……阿姨……有一年多没有看到男人的这个东西啦！」

他的阴茎挺在我的面前，的确是相当的壮观，真不愧是年轻人，坚挺、刚劲而一柱擎天，颇有一夫

当关，万人莫敌之雄姿与气魄，真是一条好宝贝、好「肉棒」。看的我是心花怒放，兴奋莫名而欲望高

涨，我不但用脸颊去摩擦着它，亲热着它，呵护着它，因为太久没有接触男人的那个部份了，所以兴奋

感逐渐扩大了起来。

光是用眼睛看，用手摸，已嫌不够过瘾了，也不够刺激了。于是——我毫不犹豫的用嘴去吸吮，舐

咬起来。

「啊……啊……阿姨……」他呻吟出声来。

我将他的『大肉棒』深深的含入口中，然后用舌头去轻轻地搅动、吸吮、舐咬着他的大龟头，又一

出一入，一吞一吐的含套着他的肉茎。一股莫名的强烈冲动及刺激感，使我不断地舐吮，吞吐着他的阳

具，久久不厌，而兴趣昂然。

「啊……好棒……好舒服……阿姨……妳真有一套……哦……」他可能是头一次嚐到这种滋味，高

兴得大叫，他那个大龟头在我的口中，变得滑滑溜溜地，而且还渗出了一些分泌物出来，我拼命不停地

吸吮，舐咬着它，而乐此不疲。

「哇！真舒服、真过瘾。我……我还是第一次嚐到这种滋味……阿姨……亲阿姨……妳真是我的亲

阿姨……肉阿姨……真美死了……」他又叫了出来。

而他的手指也继续抚弄着我湿濡濡的「花瓣」及毛丛，我也依然含着他的阳具在舐吮、吸咬。但是，

内心更期待能将它尽快地插入我的「花房」中，去充实它、满足它。

我在心中喊着：「我要它……要它插入……」

突然他两手按住我的头，气喘道：「阿姨！不要再舐……再吸了……我快受不了啦……」

我看他脸上的表情和叫声，知道他已面临高潮，快要射精了。也不管他的呼叫，拼命的吸吮着。

「啊……阿姨……亲阿姨……我……我射精了……」一股又浓又烫的阳精，直冲而出，射的我一嘴

满满的，我毫不犹豫全部吞食下肚。

「啊……亲阿姨……好美……好舒服……妳的口技真棒啊……」

我吐出他已软化的阳具，先把那上面沾满的精液，用舌头舐得乾乾净净，再握在手中轻轻的套弄着，

问道：「建国，刚才舒不舒服？痛不痛快？」

「亲阿姨！好舒服、好痛快，妳的口技实在太棒了、太妙了！现在换我来报答妳刚才的『恩赐』，

让妳也嚐嚐我的口技吧！」

他说完将嘴靠向我的花洞唇口，以那又凶猛又热情的趋势，舐吮着吸咬着，不时还把舌头深入阴道

内去搅动着。

啊！那是我每当有了强烈的欲望时，而又没有男人来替我解决，实在无法压抑控制了，是我用手指

来自慰，所达到强烈之快感，尤其是他用牙齿轻轻咬着那阴核时，更痒的要命。

「喔！喔……建国……小冤家……别再舐了……阿姨……痒……痒死了……实在受不了啦……啊啊

……别咬嘛……酸死人了……你……你要逗……逗死阿姨了……整……整死我了……喔……」

我口里叫着的是一套，而我的臀部却拼命地抬高猛挺向他的嘴边，渴望他的舌头更深入些、更刺激

些。这使我浑身颤抖，浑然忘我的美妙感受，激情而快感的波涛，滋润了一年多，长久以来快要乾枯的

「花房」。

从他的舌尖上，给了我阵阵的快感，迅速地将我淹没了，我那个一年多不曾被异性爱抚过的『花瓣

』，已经如山洪爆发似的，流出不少的淫液，一发不可收拾，都被他吞食下肚啦！此时的我，一昧地追

求在这快感的波涛中。我陶醉在亢奋的激情中，无论他做出任何怪动作、怪花样，我都会毫不犹豫的—

—接受。因为，我在这美妙兴奋的浪潮中，几乎快要发狂了。

「哇！我的妈呀！」年轻人真棒，也真可爱，更令人着迷，刚刚射精的阳具经过我的玉手一抚弄后，

又再度坚挺硬翘起来了。

「建国！乖宝贝……别……别再舐……再咬……再吸吮啦……快……快把你的大鸡巴……插进阿姨

的……小穴里面去……阿姨……实在痒死了……实在忍不住了……乖……听话……快……快……插进去

吧……」

建国看到我的表情及浪态，也被激的血脉贲张，阳具暴涨。于是跳下床来，顺手拿了一个大枕头，

垫在我的肥臀下面。将我的两条大腿分开抬高，立在床沿边用『老汉推车』的姿势，手握大鸡巴，先用

那大龟头顶住我的阴核一阵研磨，只磨得我浑身奇痒无比，加杂着酸麻、酥痒的味，说舒服嘛！又难受。

尤其是阴阜中那种空洞洞的感觉，实非笔墨和言语所能形容出来的。

「好建国！亲儿子……小心肝……阿姨……小肥穴痒死了……浑身更难过死了……别再磨了……别

再逗我啦……阿姨实再……忍不住了……快……快插进去吧……求求你……小宝贝……」我禁不住叫着。

建国也觉得此时再不插我一顿狠的，我真会恨他一辈子的。于是，对准我那个多毛而呈性感艳红色

的阴道口，用力往前一挺，「噗滋！」一声，大龟头应声而入。

「哎呀……我的妈呀……痛……痛死我了……」

「阿姨！很痛吗？」

「嗯！小宝贝，刚才你那猛一下真是痛死我了，现在你不动，好多了。等一会要轻一点，阿姨的肥

穴从来没被像你这么大的鸡巴插过，更何况我又守了一年多的寡，阴道自然会紧缩了许多。小心肝！你

要爱惜阿姨，知道吗？乖宝贝。」

「阿姨！我会爱惜妳的！待会玩的时候，妳叫我快，我就快；叫我慢，我就慢，叫我轻，我就轻，

叫我重，我就重，全听妳的，好吗？」说罢，低下头来，深深吻着我的嘴。

「这样才是阿姨的乖宝贝，好儿子，来吧！轻一点。」

「好。」建国一听，把屁股用力一挺，大鸡巴又进了三寸左右。

「啊！宝贝……停……停……好痛……阿姨的穴里面……好痛、好胀……」

建国一听，马上停止不动，望着我那痛苦满面的脸，问道：「阿姨！妳生了几个孩子啦？」

「我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了，你问这个干吗？」

「依照生理学来讲，阿姨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阴道一定会宽松了，为什么妳的大肥穴还是那么紧

小呢？真奇怪。」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男女的生理构造因人而异，各有不同。小宝贝！你知道吗？你们男人的阳具

有粗有细，有长有短；有的龟头硕大，有的尖小。女人的阴阜有肥隆的，有低平的；阴唇也有厚、有薄

；阴壁（腔）有松、有紧；阴道有深、有浅等等不同的类型。」

「嗯！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分别，那么阿姨的阴户，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阿姨的阴户是属于阴阜肥隆、阴唇厚、阴壁紧、而阴道深的类型。」

「那么，我的鸡巴适不适合阿姨的阴户呢？」

「小宝贝，乖儿子，你的鸡巴再适合也不过了。」

「为什么呢？阿姨，请妳讲给我听，让我知道其中的原因。」

「小心肝！你的鸡巴是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珍品。宝贝，你知道吗？」

「我就是不知道，才问妳嘛！阿姨，别卖关子啦！快讲吧！」

「乖儿子！你的鸡巴长得粗长硕大不说，而且是筋胜于肉、头大根削、棱角又厚硬又凸出，好似一

颗大草菇一样。小宝贝！女人就是需要像你这样的大鸡巴插进才会痛快、舒服、过瘾、满足。」我不厌

其烦的解释给他听。

「那是什么原因呢？每个男人都有一条鸡巴，不是一样可以插得女人痛快满足吗？」

「小宝贝！这就是你的错了，虽然每个男人都有一条鸡巴，但是各人有各人的不同之处。像你这样

粗大的插进去，才有胀满的感觉，尺寸长的，才可以抵到底，顶到子宫里面，而产生高潮。龟头棱角厚

硬而凸出者，在抽插时，棱角摩擦着阴璧的嫩肉，能产生出无限的快感来。尤其是筋胜于肉阳具，插起

穴来，才勇猛骠悍，持久而耐战。」

「我是懂了，但是还不透彻。」

「好吧！阿姨再简单讲一点给你听吧。比如有的男人长的高大肥胖，看起来好健壮，而实际上他身

上的肌肉是松稀稀，软塌塌的，一点劲都没有。另一种男人长得不肥不胖，但是强壮魁梧，筋肉结实，

一看就知道他骠悍精壮，他的筋肉就像铜筋铁骨似的劲道十足。你想想看，后者他的『筋肉』和前者的

『肌肉』之分，就能分出一个高低优劣来了，现在了解吗？」

「我完全了解了，阿姨妳的分析真棒，不愧是经验之谈，妳使我了解女人的心态，原来女人都喜欢

男人的阳具粗长硕大，坚硬有劲，才能使她们舒服过瘾，痛快满足哇！」

「那是当然啦！还用说吗？那一个女人不喜欢粗长硕大、坚硬有劲，持久耐战的好阳具，谁会喜欢

那软小，没劲没力，而不堪一击，中看不中用的鸡巴呢？小宝贝！女人若遇到像你这样的鸡巴，被你插

过之后，一辈子定会爱你发狂、发疯、发痴的，你知道吗？小心肝，来吧！光顾得说话，把正事都给耽

误了。阿姨现在穴里又痒了……快插吧……」

「好的！阿姨。」建国答应一声，便将我的双腿推向我的双乳间，使我的阴户更形突出，再一用力，

又进入三寸左右。

「唉呀！……好胀啊……乖儿子……阿姨好……好胀……又好痛……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又痛……又痒……又酸……又胀的……」

「阿姨！我还有两寸多没进去，等一会……全部进去了……阿姨就会知道是什么滋味啦！」

我听他说还有两寸多没进去，心中又喜又怕，若真的将他那八寸多长、两寸多粗的大鸡巴，全吃进

去的话，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自己的小穴又怎能吃得消呢？不管那么多了，「胀死总比饿死强」，更

何况我的目的，是要他来替我解除性欲饥渴，若是怕「死」，岂不辜负了我的初衷啦！我还出来散什么

心？解什么闷呢？

于是，我扭动着肥臀，口里浪叫道：「宝贝！乖儿子……快……快用力插进去吧……让……让阿姨

吃……吃根整条的……过过瘾……杀杀痒……解解饥……止止渴吧……我的小心肝……宝贝儿……」

建国一听，我那淫浪的叫声和脸上骚媚妖艳的表情，哪里还忍受得了。于是再用力一挺，一插到底，

大龟头抵到我的子宫里面去了，刺激得全身一阵颤抖，阴道猛地紧缩，一股淫液身不由己的直冲而出。

「哎呀……顶死我了……也……美死我了……」

建国此时感到大龟头被子宫花心，包得紧紧的，并且一放一收地吸吮着，使他舒服畅快美极了。于

是大起大落的抽插，下下尽根，次次着肉，凶狠勇猛地连续插了数十下。他一阵狠攻猛打，使我感到舒

畅无比，身不由己的拼命摇摆着我的肥臀，去迎凑他猛烈的抽插。他每次用力一撞，我就全身一抖，使

我处在高昂兴奋，飘飘欲仙的情况中，喜极而泣了。

这也难怪，我守寡已经一年多了，久已不知肉味！真是太久、太久，未曾享受异性的爱抚与滋润啦！

今晚是我又重新「开荤」，竟吃到了一根如此粗长硕大的「肉棒」，少阳钢气十足，精力又充沛，体力

又强壮的英俊少年。使我长久以来，几乎忘掉了的那男欢女爱，鱼水之欢的情欲快感，再次获得了，怎

么不教我欲仙欲死，喜极而泣，一面流泪、一边承欢呢？

我叫着、摇着、挺着、摆着，使我的阴户和他的大肉棒，更密合在一起。我的淫水，好似缺了堤的

江河，一阵一阵的涌出，泛滥成灾了。

「小宝贝……乖儿子……你真是阿姨的心肝宝贝……我被你插上天了……痛快得我要……要疯狂了

……小丈夫……大鸡巴的小情夫……你、你插死我吧……我真乐死了……啊……啊……我……我又泄了

……」

建国眼观浪态，耳听淫声，刺激得如一头饥饿的下山猛虎，要将口中的猎物吞噬而食之。他卯足了

劲，拼命急抽猛插，大龟头像雨点似的，打击在我的花心上，那「卜滋！卜滋」的抽插声，不绝于耳，

好一曲「性交」交响曲，使我欲仙欲死，灵魂出窍，好似飘浮在云雾中的一般，急需抓住些什么，来作

依凭，才感到充实。

「哎呀……小宝贝……小丈夫……阿姨……头一次嚐到如此……如此的好滋味……你……你快放下

我的双腿……压到我的身上来……让阿姨抱抱你……亲亲你……快……快嘛……」

建国一听，急忙放下我的双腿，再将我抱到了床中央，一跃而压在我的胴体上，大鸡巴立即插入我

的阴户里面，我用双手紧紧抱住他，双脚紧紧缠住他的雄腰下，扭动着肥臀。

「啊……小宝贝……快动……阿姨要你用力的插……用力的插……把阿姨抱紧点……这样我才有充

实感……和真实感……啊……我的亲儿子……小丈夫……乖肉……」

建国被我抱得紧紧的，胸膛下面压着我一双软中带硬，弹性十足的丰满肥胀的大乳房。下体的大鸡

巴正插在紧凑的阴户里，热呼呼、湿濡濡，那种又暖、又紧、又湿、又滑的感觉，好舒服、好畅美。尤

其我的花心咬着大龟头，那一吸一吮的滋味，实非笔墨能形容的。

他的阳具被扭动得爆胀生痛，有不动不快之感。于是——毫不留情的猛抽狠插，急攻猛打着我那个

毛丛里的小城堡。

而我呢？丈夫在世时，人虽不太老（四十七岁），但是他体弱而又得了脑肿瘤病，从发病一直到他

死至今，算起来前后两年多没嚐过鱼水之欢的性生活了。况且丈夫的鸡巴短小，精力也不足，体力又不

济，就算勉强上马交战，连三分钟的耐力都没有，就弃甲丢兵，溃不成军了，真是泄气而恼人透了。

目前和自己正在交欢的年轻人，他不但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又生有一根好肉棒，又是初牲之犊

不畏虎的勇夫。他钢阳之气，插得我是上天入地，四肢百骸，舒服透顶，一股莫名的甜畅滋味，直透心

房，怎不教我爱他入骨呢？

「小宝贝……亲丈夫……阿姨快要被……被你插死了……你……你真要我的命啦……小心肝……我

又泄了……哦……泄死我了……我……我……真的要……要泄死我了……喔……」

后来——在迷迷糊糊中，被他那一阵快速有力，又浓又热的阳精飞射而入，点点滴滴冲进我的子宫

深处，又被烫醒了过来。

这真是一场惊天动地，鬼哭神嚎，舍生忘死的大战。我真是舒服透顶，心满意足极了。他温暖了我

的身心，填满了我的空虚，解除了我的饥渴。他实在是可爱极了，忍不住将他紧紧地搂抱在怀，猛的亲

吻着他的嘴和脸。

「建国！我的小乖乖，你真棒，阿姨好爱你，好爱你啊！」

「阿姨，我也好爱妳啊！阿姨！刚才舒服、痛快吗？」

「嗯！好舒服、好痛快，阿姨还是第一次这样舒服痛快啦！」

「真的吗？」

「是真的。」

「那阿姨有没有满足呢？」

「满足！满足！阿姨真是太满足啦！」

「那我们先好好睡一觉休息，等下我再让阿姨更舒畅、更满足的乐趣，好不好？亲阿姨。」

「当然好哇！我的心肝小宝贝、乖儿子、小丈夫。」

年轻人的身体真棒，真令人着迷，更使我爱恋不已。

当天晚上，我们又做爱两次，使我迷恋上他而不能自拔了。

第二天、我俩仍然住在同一房间里，不分昼夜，尽情地享受着性交的乐趣和甜蜜。不分地方，床上、

沙发上、地毯上、浴室中、尽情相依相偎，亲吻抚摸。舐、吮、吸、咬着对方敏感之地带。然后，或坐、

或站、或仰、或躺、或跪、或趴，各展所长，抽插套坐的各种姿势花样，任意交欢取乐，极尽风流乐事。

真有：「只羡鸳鸯，不羡仙，有欢乐时，尽欢乐。」之感慨矣！

我俩在这一星期的旅途中，除了第一天之外，在这六天的时间里，使我俩享受到比那些前来蜜月旅

行的新婚夫妇，更美、更罗曼蒂克的乐趣。因为——我们是两个『偷情』者。『偷情』者，是法律所不

容许的，比合法的男女关系，神秘而有趣得多，不但紧张，而且刺激，使『偷情者』，有一份无法言喻

出心中的亢奋、满足感。

为什么男人总是会觉得：「家花没有野花香」之感呢？

而女人总是会觉得：「别的男人比自己的丈夫强」之感呢？

其目的不外乎想嚐一嚐，「妻子以外的女人」，「倒底滋味如何」？真的比妻子「香」吗？丈夫以

外的男人，他的干劲怎样？是否比丈夫「强」呢？

我眼前的他（温建国），当然比我那个死鬼丈夫，强上百倍、千倍啊！所以我俩一遍结束，又再一

遍的尽情欢爱，直到四肢发软，精疲力尽为止。

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狂欲性宴」，内心真盼望着不要和他分离，而能同居在一起，那该有多

好啊！然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有儿有女，还有一位婆婆，他又是那么年轻，何况我又大他十七、

八岁。

快乐的日子好像过得真快，转眼一个星期的旅游，到了最后一天了，今晚是最后相聚之夜，我俩经

过一番舍生忘死的缠绵大战之后，休息片刻，又是一番拼战，好像过了今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似的，

不要过了。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有聚就有散，我俩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才依依不舍的分别，各自回家。

自从开了「戒」，吃了「荤」的我，自回到家中，心里时常想念着他，茶饭不思，心神不宁，坐立

难安，晚上也难以安眠，小穴也骚痒难忍死了，好不容易挨过了一个星期，实在忍无可忍了，本想打电

话到他的办公室去，想不到他居然打电话来了。我内心的那份高兴劲，是有多兴奋快活啦！

我俩在约好的咖啡厅见面，喝完了一杯咖啡后，就迫不急地找了一家宾馆。进入房中就紧紧拥抱在

一起，热情的狂吻，然后宽衣解带，一起拥抱躺在床上，互相爱抚着对方的胴体。

「小宝贝！我还以为你已把我这个小老太婆给忘了呢！阿姨是日也盼，晚也盼，今天总算盼到心肝

小宝贝的电话了。」

「阿姨！我怎么会把妳忘记呢？像阿姨这样美艳的大美人，人家想还想不到手呢！尤其阿姨又带给

我人生那么至高的乐趣和享受，这辈子是爱定阿姨啦！」

「真的？小宝贝，你没骗我吧？」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真的，阿姨若是不相信的话，我发誓给妳听。」

「心肝小宝贝，别发誓，阿姨当然相信你哇！」我一听他要发誓，急忙用手掩住他的嘴，不许他盟

誓。

「说真格的，阿姨！在妳的脸上和身上，绝对看不出妳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妇人，我相信再过十

年，到了五十出头，让所有的年轻小伙子，仍旧对妳想入非非。甚至于在得不到手时，令他们为妳手淫

来满足他们的幻想呢！」

「要死啦！说的难听死了，什么我到了五十出头，还会令年轻的小伙子想入非非，那我岂不成迷惑

死人的老妖怪狐狸精了？」

「老妖怪狐狸精那倒不至，这都是那些太太们骂那些迷惑她们丈夫的女人，所用的专用名词而已。

不过嘛！阿姨妳的确是很迷人，尤其妳那小肥穴里吸吮我大龟头的内功，真是太棒了。我就是被妳这一

套吸功给迷住了，才一星期不见，就使我日夜想念妳。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即刻打电话约妳出来再欢聚。

阿姨！妳简直是人间难求一见的性感尤物啊！」

「耶，不来了嘛！好坏的建国，你是在取笑我，真恨死你了。我要是早结婚几年，生都生得出你了，

都可以当你的妈妈啦！你还敢欺负我，你呀！真是恨死的小冤家、小坏蛋！我……我真不知该怎样骂你，

才能消我心头之恨。」我故作姿态，其实我是高兴在心里。

「哎呀！我的亲阿姨、亲妈妈，千万别生气，我只是逗着妳玩的，气坏了那性感迷人胴体，儿子是

会心疼的。来！让儿子用大鸡巴插进妈妈生我的小肥穴里去，好好向妳赔罪，好吗？我的亲妈妈。」

「死相！你要真是我亲生的儿子，怎么可以插妈妈的小肥穴里，那岂不是乱伦吗？真不像话。」

「是妳说早结婚几年，就可以生出像我一样的嘛！」

「小宝贝！那是比喻嘛！你想想看，我大你十六、七岁，若以现在这个新潮代来说，社会上有很多

十五、六岁的女孩，不是都当了未婚或是已婚的妈妈了，阿姨是否可以生得出你呢？决不是我占你的便

宜啊！对不对？」

「对！我是觉得男女在做爱时，不管两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年龄有何差距，目的是为了要享受性爱的

高潮，当然要男女双方叫得越亲热、表现得越疯狂越好，这样才能享受到真正美妙的境界！亲妈妈，妳

说是不是呢？」

「是的，你说得对极了！那我们现在真像『母子』啦！」

「亲妈妈！那现在还要不要『儿子』的大鸡巴，插进『妈妈』的小肥穴里去呢？」

「唷！怎么不要呢？亲儿子，『妈妈』的小肥穴正在迎接『儿子』的大鸡巴啦！」

于是这一对假母子，假戏真做的大享鱼水之欢啦！

从此以后，我和他频频幽会作乐，虽然我俩的年龄相差不少，但是他俨然成为我的情人和小丈夫似

的。每次见面，总少不了要享受一番缠绵性爱喜悦游戏。

读高二的女儿，再过一年就要考大学了，但是她的英文与数学两科成绩都不太好，因此我想请建国

做她的家教老师。这个动机，主要是我心中潜在的欲望，希望能常常和他相聚一堂，以家教老师为名，

亦可瞒过婆婆的耳目，使他登堂入室，视机能与他享受鱼水之情。

没想到我这个计划完全错误了。

建国每星期一、三、五晚上到我家教导女儿的功课，二、四、六晚上则约我到他的租赁处，享受鱼

水之乐。当他和女儿在研究功课时，我总是避开一边，不去打搅他们。

转眼间，建国来教导女儿的功课已三个多月了，当天晚上，婆婆到她女儿处小住数日，儿子参加学

校露营活动要三天才回家，我照例出去购物，可是比往常早点回来。

我在开门时小心翼翼的，唯恐吵到他们做功课的心情，进入客厅之后，突然听见女儿房中传出阵阵

呻吟及喘息声，我是过来人，这种声音，正是男女交欢做爱的兴奋声。我大吃一惊，蹑手蹑足走近房门

边，轻轻推开一条缝用眼一看。建国和女儿赤裸裸地拥抱在一起，疯狂而热情地在做爱，并且旁若无人

地发出了兴奋的浪叫声。

我当时气得半死，但是又没有勇气去当场逮住他俩，只好在女儿频频浪叫声中，转头离开女儿的房

门，回到自己的房中，躺在床上生闷气。想不到我们母女俩人，竟然和同一个男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而

这个男人，是我勾引到手，爱他入骨，又能使我性欲满足的宝贝儿。

本想辞掉他的家教职务，和他一刀两段，但是——实在舍不下他，也不能没有像他那样粗长又硕大

的鸡巴，来填补我心中的『无底洞』，因为我的性欲太强了，普通尺寸的阳具，根本不够看的，更别说

能满足我啦！

思之再三，才想出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来。

第二天晚上，我到他住处，两人照常先来一场缠绵的大战。休息片刻，我把昨夜撞见他与我女儿做

爱之事，说给他听，再问他发生了这种事应不应该，以后打算怎样安排我母女俩？

「亲妈妈！我知道是不应该的，但是妳的女儿和妳一样妖艳、性感迷人。她也说喜欢我、爱我，使

我情不自禁也爱上了她，才做出昨晚的事。亲阿姨、亲妈妈，请妳原谅我吧！」

「那么我俩母女是谁好呢？你心里到底爱谁呢？」

「妳们俩个都好，我都爱、都喜欢。」

「嘿！你倒是答得很乾脆，两个都好，两个都爱，但总有一个比较吧？」

「亲妈妈！妳一定要我比较，那我就坦白说了。妳的女儿美艳好比含苞初放的花蕾，而妳的美艳，

则好比盛开的鲜花，都娇艳迷人。至于妳女儿的小穴像刚成熟的青苹果，吃起来有点涩涩的。而亲妈妈

的小肥穴则像那水蜜桃似的，香甜成熟，吃起来水多肉嫩，香甜可口。我还是比较喜欢亲妈妈妳那个肥

嫩水多、内功特佳的大毛桃。妳女儿的小穴，除了紧一点外，但她又不会内功，等于是『死穴』。亲妈

妈的小肥穴不但紧小，而且水源充足，内功又是一绝，比妳女儿是强多了，玩起来也过瘾、舒服、爽快。

我当然较喜欢妳、爱妳啊！我的亲妈妈。」

「那你以后打算怎样安排我们母女俩呢？」

「这个……我……我……」

我看他一时答不上话来，知道他在我母女之间，无法取舍。

「这……什么这……我知道你一时无法取舍，我倒有一个『三全其美』的方法。你以后和我女儿做

爱，我不干涉你们，但是你必需遵守我以下的几个规定。第一：不能使她怀孕。第二：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们的事情。第三：更不能让她知道我和你的关系。第四：你和我幽会的日期和时间，不能跟她和你幽

会的日期及时间相碰撞。毕竟我们是亲母女，共同和一个男人奸淫做爱，若是相碰在一起，是多尴尬，

又是多难堪的事情。假若你俩真的相爱，我也不反对你俩结婚，但是要永久不能够让她知道我俩的关系，

而且还要瞒着她，继续给妈妈身心上的安慰及性欲的满足，我的这些条件，你能不能够答应遵守？」

「我的亲妈妈，我当然答应遵守啦！这么好的条件，傻瓜才会不答应呢！我好高兴，好快活啊！」

「死相！你真是我命中注定的小魔星、小冤家，为了你，连女儿都赔上了，以后就要看你是如何对

待我们母女啦！便宜事都给你占光了，你当然高兴、快活了。」

「谢谢亲妈妈！儿子以后会好好的孝敬妳、侍候妳。」

「嗯！这才是我的乖儿子、小宝贝，妈妈的心肝肉。」

我把这个『三全其美』的计划安排妥当之后，在这个既矛盾、又荒唐的境遇中，和他再度燃起了战

火。在喜悦中，连连达到了数次的高潮，在心满意足之情况下，结束了这一次的欢愉之幽会。

我已深深地迷恋上他了，把他当成亲夫一样在看待，就像吸食迷幻要的人一样，上了瘾啦！没有他

来替我解决性欲上的需要与满足，是不行啦！

我这个做母亲的，也是女人啊！既不能控制本身性欲的需要，又怎能管教正在情窦初开、思春期的

女儿呢？所以，我只好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来一个『三全其美』的安排，才把这一场『大事』摆平啦！【完】